

石家庄铁道大学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资助



蜡染扎染的 魅力与传承

LARAN ZARAN DE
MEILI YU CHUANCHENG

胡海晓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蜡染的魅力与传承

石家庄铁道大学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资助

胡海晓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蜡染扎染的魅力与传承 / 胡海晓著. -- 西安 :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369-6792-2

I. ①蜡… II. ①胡… III. ①蜡染—少数民族—民间印染—介绍—西南地区②结扎染色—少数民族—民间印染—介绍—西南地区 IV. ①J5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0183 号

蜡染扎染的魅力与传承

出版者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邮编 710003

电话 (029) 87211894 传真 (029) 87218236

[http: //www. snstp. com](http://www.snstp.com)

发行者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话 (029) 87260001 87212206

传真 (029) 87218236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1230mm

印 张 8.5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69-6792-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和蜡染、扎染艺术的结识起源于大学本科时期，误打误撞的情形下选修了一门民间染织的课程，短短的课程结束之时竟也亲手制作出了几件扎染的T恤、几块蜡染的方巾。穿上扎染的T恤走在校园中，吸引了不少目光；而蜡染小方巾送给同学、朋友，无不是赞美之声。当时获得的满满的成就感直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人到中年，多年来对民间艺术一直十分喜爱，尤其是对蜡染、扎染，当年亲手制作出一件“拿得出手”的作品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描述。这两种古老的民间工艺带给人的艺术感染力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中国民间艺术似乎普遍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此同时，这样的困境又将一个同样严峻与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在科技浪潮的冲击下，民间艺术怎样“突围”，进而重现昔日的辉煌。蜡染、扎染作为民间染织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术形式，能否在信息时代的耀眼光辉下绽放昔日的光彩，这成为众多设计师、艺术家和民间艺术工作者亟待思考的问题。

怀揣着这样的问题，在对蜡染、扎染艺术的传承与保护的道路上，很多人士任重而道远，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尤其是在对蜡染、扎染这两种艺术进行多方探讨研究之后，更觉得其深厚的内涵和浓郁的艺术魅力绝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部著作就可概括的。除了享誉世界的民间染织工艺大师之外，蜡染、扎染的传播更多的是在民间的普通劳动人民之间的口传心授，他们是这两种古老艺术的真实传承者，其中的翘楚往往也是田野乡间毫不起眼的平民百姓。值得欣慰的是，蜡染、扎染在苗族、布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传承之势非常喜人，古老而神秘的艺术在如今仍然焕发着全新的生命力，倔强、顽强又不拘一格地生长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蜡染、扎染艺术精神博大而深邃，笔者追寻着民间大师的足迹与风尘，

深深体会到蜡染、扎染艺术中感染人心的力量。研究虽然尚浅，但却迫切希望将所学知识归纳整理，形成较为完整的成果，这不光有助于今后的学习研究，对自身也是一种巩固提高，以期将来达到更高的研究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也为中国民间传统染织工艺的保护与传承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转型的非常时期，民间传统工艺如何更好地发展是我们每一位艺术工作者都有义务去关心的问题。蜡染、扎染作为民间传统染织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必去担忧、感伤它们的现状，而是应以长远的眼光去看待，在科技大潮汹涌激荡的信息时代里，这两种古老的民间染织工艺一定会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共同成长，这需要我们艺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使这古老的染缬艺术之花绽放得更加摇曳生姿、绚丽夺目。



目 录

蜡染篇

第一章 溯源历史 灵动神韵 /2

- 一、概说蜡染 /3
- 二、历史渊源 /7
- 三、“东方第一染” /12

第二章 蜡防成纹 染尽古雅 /19

- 一、工具材料 /19
- 二、工艺流程 /25

第三章 民族蜡花 竞染成趣 /32

- 一、丹寨苗族蜡染 /32
- 二、石头寨布依族蜡染 /41

第四章 蜡染行家 技艺能手 /51

- 一、“苗寨女杰 缕云裁月”——杨金秀 /51
- 二、“旁搜远绍 技艺大家”——洪福远 /56
- 三、“土家染坊 蜡画人生”——熊承早 /61

扎染篇

第一章 天然质朴 技艺渊长 /68

- 一、概说扎染 /69

二、历史渊源 /73

三、艺术魅力 /78

第二章 扎结工艺 染似天成 /83

一、材料工具 /83

二、工艺流程 /87

三、扎结方法 /91

第三章 异地染花 韵味芬芳 /98

一、云南周城 /98

二、四川自贡 /108

第四章 民间传承 能人艺士 /116

一、“廉颇未老，传奇人生”——张仕绅 /116

二、“凤凰扎绘，技艺超群”——张桂英 /123

结 语 /130

蜡染篇



蜡染扎染的魅力与传承

第一章

溯源历史 灵动神韵

从秦时明月下走来
曾与帝王的唐巾媲美
好像是盘古手持蜡刀
开天天也幽蓝地也幽蓝
天地劈开处结满了白色的果实

原始的歌谣唱起来了
深蓝深蓝的空气中
恍若有女子徘徊
如雪的背影神秘

终于
从布依族、苗族的衣裙上走下来
目光所及
漫天是相思鸟的翅膀

(伊蕾著 《叛逆的手》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

这首优美的诗歌赞颂的就是享有“东方第一染”美誉的蜡染，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手工艺之一。作为一门流传在中国民间古老的艺术，蜡染充分展现了东方文化的神韵。蜡染艺术源于生活，出于民用，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可以说蜡染文化是原始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统一，是中华民族文化魅力的浓缩，投射出飘逸、浪漫、古朴的风尚。正如有位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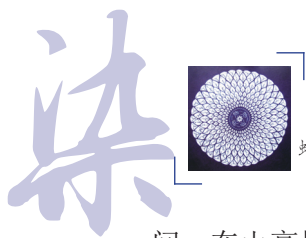
究蜡染的专家所说：“蜡染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其形式之美，更在于隐现于纹样之中的朴实的生活情感和无声的诗意，它承载着劳动人民的情与爱，喜与悲，是普通大众对岁月的无声诉说”。中国民间传统蜡染有着古朴、自然、粗犷的艺术感染力，传统抽象的图案纹样和特有的蓝白相间的色调，特别是变化万千、韵味无穷的冰纹，有着极强的地域性和原生态民族的特点。蜡染艺术是写实与写意的结合，具象与抽象的结合，真实与虚幻的结合，伴随着民族的智慧与精神驰骋飞扬，无所羁绊。不管你是否曾亲眼目睹过其风采，都让我们走近蜡染，感受它律动千年的心跳。

一、概说蜡染

蜡染古称“蜡缬”，“缬”的意思是染彩，它与“绞缬”（扎染）、“夹缬”（镂空印花）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防染工艺。在历史文献中有关蜡染的记载不多，到了宋代的文献中才对蜡染有明确的说法。如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说：“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灌蜡于镂中，而后乃积布、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蜡，故能制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后来的《**贵州通志**》则记载：“用蜡绘于布面染之，既去蜡，则花纹如绘。”可见蜡染已由以蜡灌刻板印发展到直接用蜡在布上描绘了。这项古老的技艺曾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并且传播到亚洲各国，但随着中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兴工业日益替代了纯手工操作，蜡染工艺在许多地方相继失传，走向消亡。然而在地处我国边远山区的贵州、云南等地却坚韧地流传了下来，一则那里交通闭塞，文化交流迟缓，二则可用于蜡染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苗族、布依族、仡佬族等许多民族世代生活在那儿的崇山峻岭

《贵州通志》

清康熙三十六年
(1697年)刻本。三十七卷，
共二十册。清卫既齐主修，
吴中蕃、李祺等撰，阎兴
邦补修。内容分星野，建
置沿革，疆域附形胜，大
事记，风俗附气候，城池
附邮传，兵防，户口，田
赋，物产，职官，公署，
学校附贡院，书院，义学，
乐仪，选举，名宦，人物，
孝义，勇烈，烈女，丘墓，
艺文，杂记等。



间，在山高坡陡、交通不便、封闭自给的山区，蜡染技艺就在各族劳动妇女中心口相传，并且长盛不衰。

在这片土地上，蜡染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染织技艺，而是同各族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紧密联系的一种民族文化艺术。人们在歌中唱诵它，在故事中描绘它，姑娘们借它显示自己的聪明灵巧，老人们以它衬托各种礼仪的隆重，连苗家小伙子选择对象时，都要看看姑娘蜡染制作的技艺水平如何。每逢喜庆的日子，苗、侗、土、彝等族的姑娘们，用多彩蜡染装饰衣、被、头帕以及日用品，配上清韵悦耳的银饰，随着芦笙起伏的节奏翩翩起舞，如彩蝶穿梭于花海，似映山红怒放于村寨。如此动人的场景即使未能身临其境，只在脑海的想象中也能被那热烈、奔放的场面所陶醉（见图1）。



图1 苗族妇女身穿蜡染服饰起舞（图片出自《中华绝活手艺》，谭竹著）

关于蜡染的来源在我国民间流传着很多美丽的故事，人们用自己的想象描述着蜡染的来历，其中一个苗族的传说是这样讲的：

有一个聪明美丽的苗族姑娘总觉得自己的衣服颜色太单调，她希望能在裙子上染出各种各样的花卉图案，可是每件都手工去画太伤神了，但她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终日为此闷闷不乐。有一日，姑娘又在花园中对着娇艳欲滴的鲜花思考，逐渐在沉思中昏昏入睡。睡梦中一个衣着漂亮的花仙子把她带到了一个神奇的百花园中，园里长满了无数的奇花异草，异香扑鼻，她在花园中流连忘返，连蜜蜂爬满了她的衣裙也浑然不知。也不知过了多久，姑娘终于从梦中醒来，她低头一看，花园中的蜜蜂在自己的衣裙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蜜汁和蜂蜡，很不好看。她只好把衣裙拿到存

放着靛蓝的染桶中去，想重新把衣裙染一次，试图覆盖掉蜡迹。染完之后，又拿到沸水中去漂洗浮色。当姑娘从沸水中取出衣裙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深蓝色的衣裙上被蜂蜡沾过的地方出现了美丽的白花！刚才还是斑斑点点的难看的衣裙竟然变出了美妙的图案！聪明的姑娘立即有了主意，她找来蜂蜡，加热熬化后用树枝蘸着在白布上画出好看的图案，然后放到靛蓝染液中去染色，最后用沸水熔掉蜂蜡，布面上就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绚丽的白花。姑娘激动的和自己的姐妹们分享，从此蜡染技术就在苗族及与之杂居的布依、瑶族等兄弟民族之间流传开来了。

这个美丽的故事当然不是蜡染的确切起源，但却可以看出蜡染这项技艺在劳动人民心中的地位，他们纪念它，歌颂它，世代代传承它，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寄托。

初听到蜡染这个词时，我们一般会通俗的理解成为“用蜡来染”的意思，而实际上，蜡染确切地说应该叫“蜡防染”，就是说用蜡防止布料染上色。当我们染一件衣服之前，一定要把原来有油污的地方洗干净，在染的过程中，还要防止染色不匀，或染不上色，会使衣服上面深一块浅一块，十分难看。然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却通过研究这些染色失败的教训，化腐朽而神奇，创造出了独特的印染花纹的技术——蜡防染。这古老的技术能染出深底浅花或白花的图案纹样，非常的古朴自然且具有独到的艺术感染力，是当时其他印染方法所不能代替的，现代印染生产中采用的防染印花法，实际上也是遵循着蜡染技术的基本原理。

传统蜡染的制作方法大致是用三四寸长的铜片制成的蜡刀，蘸上熔化的蜂蜡，在白布上画出各种图案；待蜡凝固后，将蜡画坯布浸入靛蓝缸内染色；经过多次漂染，无蜡处染成蓝色，涂蜡的部分不着色呈白色；再用沸水煮去蜡质，布上就显现出蓝白分明的花纹图案和丝丝淼淼的冰纹。其中冰纹的形成，是坯布在不断翻转浸染中，蜡迹破裂，染液随着裂缝浸透在白布上所留下的人工难以摹绘的天然花纹，或疏或密，或直或曲，自然流畅，无一雷同，别有一番韵味（见图2）。同样图案的蜡画布料浸染之后，冰纹也绝不相同，韵味更是大相径庭，显示出不可捉摸的美感。也曾有许多外国商人用机印仿制蜡染，但却仿制不出千变万化的冰纹，缺少了灵魂也就不能称其为蜡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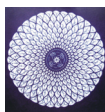


图2 蜡染被面（图片出自《蜡染艺术设计教程》，贾京生编著）



图3 蜡染背扇卷草纹几何纹（图片出自《蜡染艺术设计教程》，贾京生编著）

蜡染艺术作品的视觉效果古朴典雅又流动着绝妙的冰纹，这灵动的神韵真是用再华丽的语言也无法确切描述。它的纹样清雅脱俗，静谧优雅，多以几何纹样和自然纹样组成。几何纹样的蜡染，巧妙地运用点线的配合、对比，粗细疏密的变化，产生出节奏感和韵律感，看上去雄浑粗犷，颇有质感。常见的有三角纹、方格纹、菱形纹、曲线纹、水波纹等，每种纹饰不断地有规律重复出现，带给人连续的视觉冲击，大气磅礴，一气呵成（见图3）。

而自然纹样多取材于自然界中的鸟兽虫鱼、花草树木、日月星辰或是传说中的神灵与祥瑞动物，每一种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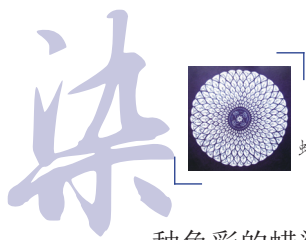
样都包含着深刻的寓意，并伴随着丰富的传说。自然纹样的特点是大胆的夸张变形。比如把花瓣画成鱼形，把鸟的翅膀画成蝴蝶的翅膀，鸟的头上生花、爪下带鱼，别具一番情趣。有些纹饰则似花非花，似鱼非鱼，似鸟非鸟，介乎神似与形似之间，妙趣横生。特别是在动植物突出的特征部分，采取极度的浪漫主义手法，大力夸张变形。比如在鱼尾上绽开着美丽的鲜花，在鸟的羽翼上生长着硕大的果实等，这本来失真的画面却让人浮想联翩，描绘的是一幅奇幻的景象，真是妙不可言（见图4）。



图4 苗族蜡染背带——鱼纹、花卉纹（图片出自《蜡染艺术设计教程》，贾京生编著）

二、历史渊源

蜡染在中国民间流传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古代，“缬”是印染的统称，其中包括“蜡缬”。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蜡染至少可以上溯至秦汉以前。据秦汉时期的古籍记载，生活在荆楚地区的苗、瑶族先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蜡可以防染的特点，利用蜂蜡和虫蜡作为防染的原料，再用蜡刀蘸熔蜡绘图案于布后以蓝靛浸染，染好后再去除蜡迹，这时布面就会呈现出蓝底白花的多种图案。当时蜡染的技术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已经比较流行了。据《后汉书》《搜神记》等记载，汉时期，被称为“五陵蛮”的苗族先民“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裳斑斓”。可见当时的苗族纺织、蜡染水平已经相当成熟。到了西晋，已可染出十余



种色彩的蜡染产品。1959年，在新疆民丰东汉墓发现汉代“蓝白蜡染布”两片，其中一片是圆圈、圆点几何纹样组成花边，大面积地铺满平行交叉线构成的三角格子纹；一片系小方块纹，下端还有一半人体像。这两份珍贵的蜡染实物史料反映出汉代的蜡染工艺已达到相当精巧的程度。

到了隋唐时期，我国的蜡染技艺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自汉唐以来，整个世界文化经济空前繁荣，享誉中外的丝绸之路形成了中外文化与纺织产品的大交流，中国纺织品不断地输出，也把国外的精华带进了国内。沟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也都相继开辟，在国内突破了南北交通的天然屏障，形成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自晋室南迁到宋室南渡的700余年间，中国历史上完成了三次巨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南下大转移，缩小了原来南北在经济文化、技术的等各方面的差别。这些客观的时代背景因素给蜡染技艺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蜡染在这一时期从西南偏远地区走入了中原大地，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盛行。在主题纹样、艺术形式、时代风格及染料使用、染色工艺等方面也出现了新的面貌。纹样上出现了大量花鸟、树石、人物和走兽的新鲜主题，既写实又富有情趣，新鲜活泼而华丽优美。这也是盛唐时期经济上空前繁荣所反映的精神面貌。

当时的蜡染制品在生活中的应用十分盛行，既有服饰蜡染品，也有欣赏性的蜡染屏风，还有帐幔用品；既有中原地区生产的蜡染，也有贵州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蜡染贡品。据史料记载，唐代装饰用蜡缬屏风非常有名，当时曾作为礼品输送到国外。日本奈良正仓院现在就藏有不少精美的唐代蜡染屏风，其中一件羊树蜡缬屏风（见图5），屏面近景是一只大吉羊，不远处是一株大树，树叶繁茂，树干上还爬着两只小猴正在嬉戏，大树下羊蹄下散布着一簇簇的草丛。从纹样上看，都是用刻制的版型蜡防染而制成。还有一件象树蜡缬屏风（见图6），画面上部是一株大树，一只小猴栖息在树干间，树冠茂盛如华盖，画面中部是一只大象，下部有一段树干，干上抽出新枝，长出新叶。虽然整个屏风织物因年代久远，已有不同程度的褪色，但依旧耀眼动人。这两件造型精美工艺精湛的蜡染作品，层次分明、色彩典雅，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是隋唐时期蜡染作品的杰出代表，当时蜡染工艺的高超水平也可从中窥见一斑。隋唐蜡染艺术的繁荣，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厚而珍贵的研究资料。



图5 羊树蜡缬屏风（图片出自
《蜡染艺术设计教程》，贾京生编著）



图6 象树蜡缬屏风（图片出自
《蜡染艺术设计教程》，贾京生编著）

蜡染工艺到了宋朝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时期。主要是有新的印染工艺的冲击，社会环境、材料等都对蜡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工匠们将蜡染工艺与夹染工艺相融合，形成独具特点的“瑶斑布”，后来又受蜡染工艺



的启发产生了新工艺——灰缬与蓝印花布。新的印染工艺不断冲击宋时的中原汉族地区，而且由于中原产蜡少，采蜡者又冒极大的风险，所以后来以豆浆、石灰做成的浆料逐渐代替蜂蜡。浆料防染工艺的出现，为天然蜂蜡较缺乏地区寻找到廉价易得的材料，以纸板刻花，在镂空处刮防染浆代替手工画蜡，整个工艺由更方便的蓝印花布技术所取代。而且由于蜡染只适于低温染色，色调单一，入染周期长，这也是逐渐被新兴的印花技术所取代的主要原因，最终中原蜡染工艺消亡在历史的进程中。而且在宋朝初年，蜡染也遭遇了和它的姊妹扎染一样的历史命运，被统治者颁布禁令，明确禁止使用。朝廷提倡快捷、色彩丰富的印花技术，这种情况下，传统防染技术受到很大的冲击。宋代后期虽有所缓解，但蜡染技术已元气大伤。导致蜡染工艺及产品在中原地区逐渐淡化，并随着民族的迁徙而转移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促使蜡染的使用更趋于平民化和少数民族化（见图7）。



图7 鹭鸟纹蜡染褶裙（宋）贵州省博物馆藏（图片出自《蜡染艺术设计教程》，贾京生编著）

在中国的西南、中南地区的苗族、瑶族、布依族等居住区，由于地理自然环境的封闭，用于蜡染的材料也很容易获取。蜡材可通过自家养的蜂群生产，靛蓝可以自己种植后提炼，而且传统的蜡画技术带有很鲜明的民族特色也非常符合当地人民的审美观念，蜡染工艺就在此处得以长久地保